

九靈山房集

五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一

勤游藁

序

鶴羊吟藁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魯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溫回回西蕃天空之屬徃徃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

北之遠國其去函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為詩乃  
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  
民俗之不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  
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勲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  
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  
九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  
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  
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  
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  
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絕類杜子  
美而措辭命意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  
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  
鶴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歟然三公之在當時  
皆建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舞鶴年

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為此辛苦無聊之  
語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  
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  
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亦得繫之天子之國而所  
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  
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  
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具載  
之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 四明袁氏譜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為盛而袁氏又  
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  
南袁氏曰鑒橋袁氏鑒橋袁氏有象齋黎齋二先生  
者以風節行誼為時所敬仲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謚  
文清者以奧學雄文為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

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于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為之歎息不已表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于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為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為漢司徒曰粲仕宋為僕射曰昂仕梁為司空曰恕已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為執政為侍從為制帥為郡為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曰子誠者自南昌扈駕為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族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鏞之子衍無子而子其弟澤民澤民之子寧老以為弟繼兄後於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歸本宗而已為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韙之寧老博記善文從之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冢嗣也讀父之書蚤

以才名為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以觀其書  
謀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  
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  
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  
生患難慶吊收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  
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  
孫莫能傳也珙亦袁氏之賢子孫哉自東漢至趙宋  
上下數千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柰何自鑄  
死節之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沉于時  
不究於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  
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  
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姓覽譜圖之相續志  
先德而益勸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遯齋小藁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  
淳安至正辛巳秋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  
林待制柳公有遺才之憾因上言行中書特署丹陽  
文學旌之君自丹陽入官其後昇教鄉郡辟浙東帥  
閩攝令鄉縣皆有美譽可稱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  
益著飢者哺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媚學者知所習  
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溢化流旁及異類龍以靈而  
應禱虎以暴而懼誅史人紀諸傳大夫士詠諸詩至  
其為文則以理為之體以氣為之充以學為之輔其  
小篇之瀏亮若宮商金石之相諧大篇之浩汗若水  
之輸海若雲之興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整  
又若奏韶濩以破棄濮之音用孫吳以擊虎豹之陣  
恢恢乎其有餘也井井乎其不亂也於是碑銘序記  
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粹成秩其子明復特以詣予請

為之序予既受以伏讀歎曰夫自文學政事之殊科而世之學者多偏於一長能文辭者或留於為政善政治者又或於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文名不在於龔黃而唐之政聲不盛於韓柳其所由來遠矣君以諸生起家歷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亦既馳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亞可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進士之無實效也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范仲淹者乎使君於此時獲掇巍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聖之所望乎此予序君之文必有及於為政之大畧者蓋將使後之人知君為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遜齋其學者所稱故以題其藁云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為內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江君學朱子者也以為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後學者頗艱於致力遂取篇中凡為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為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瀛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為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為範治人之治金也必搏土以為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為子弟為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

無賤必資範而後成况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為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為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為三才而卑之為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

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  
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折衷於諸儒其大  
鄭有四謂續袷為連續旁縫鈎邊為左右交鈎則以  
蔡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袷司馬氏以  
裾為袷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袷之說皆非也謂方領  
當循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為可從而  
司馬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領別為一物折之領上與  
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總言帶辟之  
廣再繚四寸為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  
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  
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  
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歟朱子之家  
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  
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

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訪沈師程氏于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士友亦來會時東山梅花盛開粲粲夾徑路師程置酒花下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即席賦詩以東閣觀梅動詩興為韻各賦古律一首輯為一編而虛其首簡徵予序嗟乎花于窮陰感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為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際一或有矣於是梅縱從而賞

之而是梅不為其賞矣今夫諸君子者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乎清立乎獨有凌寒之態無爭榮之思其於是梅乃嘗友而兄之者矣師程之賞之也非賞是梅也蓋所以賞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己歟梅若有知當亦為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讌集詩序

歲己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游慈水之上主東山沈師程氏于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德錢塘錢君明遠劉君庸道及諸能賦之士咸在焉明日師程之友羅彥直氏邀予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舫罇俎既陳肴羞維旅洗爵奠羊載獻載酬而李先生攝衣以起執爵而誦衆賓交倡迭和愉愉如也洋洋如也酒既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

一章章十二句以程伯子雲溪風輕近午天傍花隨  
柳過前川為韻序其年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  
亦既繕寫成卷彥直徵予為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  
篇於是知古人之於朋友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自  
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曰民之失德乾  
侯以愆夫酒食之微固非君子之所尚而詩人之意  
則以為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皆有大故而  
或始於酒食之不施以奪其歡心故我於今惟知具  
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不施亦微過耳於過之微而  
猶不敢有則其大者可知矣嗚呼此處朋友之要道  
而詩人所為拳拳者也彥直之為是飲其殆伐木詩  
人之微意乎先生既已歌之於其前復率在座諸公  
賦之於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予既嘉  
彥直處朋友之有道而又羨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

於是乎書

脾胃後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本伊尹之製土  
大方以守中氣為之先炆和之評三部脉以得胃氣  
為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  
分居於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土  
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  
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  
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  
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為百病之所始哉脾胃  
為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  
明斯理著為脾胃論一書蓋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  
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則未暇以詳及水  
嘉項君彥昌自蚤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

後拜明善韓先生於越上全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  
師事陳白雲為最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  
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為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  
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  
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于右信有以  
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  
交最厚因携至海上乞一言為叙引竊謂鑿之為學  
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  
不過蕪蕪焉知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  
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  
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  
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為高  
而又不能博極群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  
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



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游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鑿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為鑿家之大成矣其為此論以三墳古書為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名方為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証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歟序而歸之余固不能而苟辭也彥昌名所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閭奧為世所稱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慈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經曰綸事之能盡孝於是所植之萱有冬榮之瑞而扁其楹間曰瑞萱堂

秘書少監豫章揭先生記之詳矣而邑士之賢者亦  
皆作為銘贊歌詩以諷詠之經與綸復虛右簡授予  
俾為之序引夫萱小草也本盛而花翹其敷榮恒在  
乎初夏今乃獨開於窮冬盛雪中介然與松竹梅三  
者爭奇而並茂有類乎嫠母孤子之抱節處疇超越  
乎流俗而其風節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  
花當聯芳合秀時經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徘徊顧  
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  
於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  
報於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人以棘心興母氏之劬  
勞白華美孝子之潔白棘心白華不聞有感應之異  
詩人猶取之以况母勞而子孝則是萱之在孫氏宜  
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  
茲卉母若世人之剪其枝葉以戕其本相則庶乎作

者之微意焉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木  
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以大海而四明  
驃騎諸山徃徃趨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偉茂博洽  
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踐  
敷清華出入禁近所以鬯宣皇仁黼黻休光於無窮  
則文清袁公其人也託迹丘園泚艾來學而指畫口  
授使疑者氷開虛心者滿懷則敬拜程公其人也於  
是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  
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筭兵刑  
食貨鑿卜釋老之書罔不悉究其所為文章雖不盡  
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論議要不隨人之後至其  
佳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若先生者豈非有得於山

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耶先生且沒其子駒  
携其所著求我齋藁三十三卷示予俾序其篇首先  
生生於名郡負鴻龐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沉于時  
窮烟霏以履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為衢州路龍  
游絲教諭到官未幾即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畧南  
方使者至郵舉先生發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  
之乃改處州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於  
文章曾不及從袁公之後以大其制作碩獨於程公  
為有合焉此予所為掩卷歎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  
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身死則遂泯著於事業者  
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之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  
而已向使先生裕於彼而齋於此未見其為得也且  
有其實而辭其名者宜有後駒與二弟曰真曰騏皆  
明經善文克自樹立以繼承先志天其昌先生之後

以永其休聲乎然則先生之所託以不朽者固不止乎  
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諱覺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  
也年壽卒葬具見前太史危公銘墓之辭此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迴  
風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者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往年  
嘗構新堂據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旁  
起一樓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  
對之季高又樓於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  
樓碧右樓扁曰攬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  
縣游居之彥咸為賦詩以詠三樓之美觀仲仁虛其  
首簡俾予為之序夫所謂樓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  
之詩云然也太白以天才冠世不得志於朝思欲放  
浪江湖之上浮游山林之間而為是發憤自遣之辭

仲仁兄弟既有湖山之勝而曰碧曰秀曰清者且日  
接於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  
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清輝是尚哉然借碧山以  
棲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愛玩吾之山即太白  
之山吾之心即太白之心於是乎日登三樓翱翔萬  
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然有神游八極之意曾乎若  
挾群仙而上下則所以慕夫太白之謫仙者又可拘  
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  
之中多樓居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  
之後山為蓬蓬言自是可達於蓬萊則仲仁兄弟之  
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居相掩映而謫仙人不  
在於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况仲仁詩人也詩人見  
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  
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

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  
名之適合故為序諸篇什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為  
教然也予讀夏孝子詩於是知南陔白華諸作未嘗  
亡而先王之遺澤至于永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  
文德君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既浮海而北舟  
至海津鎮文德君溺焉時孝子在側即倉皇號救躍  
入洪波戴其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以力竭  
沉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喑喑驚歎稱之曰夏孝子  
厥後三弟追痛其兄之死孝也益以孝義維其家居  
同室而食同爨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而  
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於是一時大夫士相率賦  
詩以歌美之孝子之子裡將銚次以傳請予為之序

天之生斯人也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方傳之豈天有私於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聞也夫父父子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禮焉冬夏有溫清之問焉飲食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為能孝也不幸而有禍患之變倉卒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死生而不疑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之為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立而世教於是乎興矣嗚呼此夏孝子所以有關於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陔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於夏氏之事孝子之恪於其前者如此後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序姑志歲月于



篇端以俟孝子名永慶字章甫四明人

贈鑿士周原啓序

金源有國時鑿者三人者曰劉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真子和當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充厚而保養慎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實大瀉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向衰師旅饑饉相尋於邦域之中其人多憂驚而氣耗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為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三人用是咸擅名於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彥備許昌滑伯仁而彥備伯仁之於鑿以人之有餘也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之人之不足也則用溫平之味以補之蓋稱亭三人之意而不滯於一偏者也由是彥備伯仁之名日重於當

時其視三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淵源之懿何其盛哉予來越上見越之鑿者聞三人之風輒抵掌捋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謬於補瀉之法如彥脩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為術矣暇日與諸公論至於此未嘗不為斯世有疾者憂久之乃言其郡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讀三人之書其說亦時時及補瀉之法苟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內邪則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喜而詢之則予姻原啓也蓋原啓生長彥脩之鄉嘗私泚其所學其於居越也又密迹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隨疾施治徃徃與他鑿異嗟乎鑿而若原啓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於一時又將與彥脩伯仁相先後矣故嘗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為之師則

不能伎盡六徵世之言鑿者人擅其業家有其書而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啓何如也予與原啓別且二十餘載而不意其於鑿也如是之精到故因兒禮過門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為贈異日艤舟一見又將於原啓徵之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鄞之沙門曰旻公秋崖踈通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以叢林妙選入延慶為懺首延慶乃一郡望刹之冠內而耆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雷動雲集有摩而踵接秋崖佐主僧後容酬應勃率趨迎當世故艱難之際宗教陵遲之餘而能牧衆行道作大佛事如一日秋崖陰相之力居多於是行業日益著譽望日益隆諸山咸願迎禮講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秋崖主之道俗聞者咸謂秋崖吾刹之福田其可終

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苦海之法舟又可濳濳然  
於一刹哉且資教為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廢  
為荒立秋崖於世有勝緣他日幻頽址為化城易朽  
敗為丹碧而耆年宿衲之棲息達官貴人之游從當  
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况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  
白鶴乳泉之清湫磅礴而鬱積馬祖謂紫玉曰山水  
之秀可居後當益汝道氣秋崖是行又將有得於此  
乎秋崖行矣予亦幅巾杖屨從入此山以終老矣秋  
崖倘不以予為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苔石以望白  
雲濯澗流而聽清籟庶幾舒徐容臯之情勝賞幽尋  
之趣厭飲於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於是道  
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而  
書予言於首簡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撰次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贊寧文陋而識暗其於為書往往如戶婚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於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杓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為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為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亦既鋟梓以傳積有歲月二十年來南北兵興在在焚燬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定公時住大慈名剎慨念末學晚輩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既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蓋聽言以事觀覺範可謂得遷之矩度矣而或

則曰遷蓋世間之言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於此而不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墮蔽其於道乎何有是大不然為佛氏之學者固非即言語文字以為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弘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嘉圭峰是也學者苟不致力於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為禪冥心默照為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為是懼而撰此書南宗亦為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於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二

鄞游藁

題跋

余幽公手帖後題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至正丙午秋良輿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一日從庸  
道閱篋中舊書得余幽公所遺頁尚書帖三讀之益  
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初公僉浙東廉訪時良獲進拜  
雙溪之上而師焉而問焉於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  
無涯其證擄今古出入經史百子疊疊若珠比鱗列  
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從無不如  
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  
他若篆隸真行諸字畫亦往往深到有漢晉作者之  
遺風嗚呼其盛矣爰自浙東謝事居太夫人憂于合  
肥淮南盜起行省強起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



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  
其後援絕食盡猶血戰兩月城始陷死之  
朝廷贈公摠誠守正清忠亮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幽國公謚忠宣立廟  
以祀此帖作於守安慶之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  
瘁心甚安之則公之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  
死之日神降于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為賊中某  
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刑之時公二子已  
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  
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  
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謂即此書  
也帖中猶欲就閩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為亂思遺老  
之計則公於此書沒身而已矣公與尚書公有同朝  
之好時持節閩中故以此帖寄之後五年尚書公亦

下世帖留其徒庸道處庸道以良嘗出公門下俾題  
左方昔尚書公之在閩也見公之遺事志以二十九  
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董賈公之忠烈不讓乎張許其  
文章可以踵班馬而繼韓歐善言公者無以易此矣  
良復何云哉公唐兀氏諱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  
科進士其歷官次第言行政治具見國史此不著九  
月朔日門生良謹書

跋錢舜舉所臨閩立本西域圖

此吳興錢舜舉臨唐閩中令西域圖中令藝絕古今  
張彥遠記歷代畫第為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錄也  
蓋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  
國圖而於西域則奉詔其真蹟有李伯時題識者舊  
藏廬陵王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達淳  
輩竊取摹之於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慎亦

嘗一摹榻而海外高麗等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  
傳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  
采耶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禮携至求題姑志  
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論之者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宋徽廟居東宮日嘗親洒宸翰畫唐十八學士并書  
姓名序贊以賜近侍張公林夜靖康初張以南道總  
管領兵勤王其子慈甫從行慈甫之妻携是畫南宋  
有挾勢力索取之者令作贗本遺之丞相李公綱為  
製頌序乃以為閻立本所畫褚亮所贊而御書十八  
人姓名刻之豫章者即其本也張婦所藏真蹟後為  
參政樓公鑰家所得樓為天台倅時刻諸公廨中則  
天台所刻本視豫章刻有真贗之不侔矣石刻之在  
當時已難得其真如此况丹青之見於絹素者乎此

本有元裕之張仲舉題識蓋京師達官家故物孫氏兄弟購得之信希世之奇寶也幸謹襲藏以俟博雅君子鑒定焉

題貢尚書二詩

尚書貢先生晨坐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常思致子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題貢尚書手帖

右玩齋貢先生與劉子明都事手帖言令子學多進益且畱此後遣其回所謂令子即庸道也去之十有五年而庸道遂以文學知名為貢門高弟使玩齋而在則待庸道當益厚不異韓昌黎之於李翱皇甫湜矣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曰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  
循序為階梯而以悟入為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  
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  
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進拜焉  
立談之頃即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而進拜焉  
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  
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于後  
非有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  
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  
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公取其言與字尊  
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

題劉庸道浮海百韻

昔予觀木玄虛海賦每疑其言膠瀉炭漫不可端倪  
及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過黑水洋抵登萊見所謂

浮天之浪浴日之波有吞江納漢包乾括坤之勢然後知玄虛之言為可徵非善於詠海者不足以此令觀吾友庸道浮海百韻詩於是又知有庸道者也玄虛之賦與海同其大而庸道之詩與海同其深其大其深皆海之為體然也兩人之所作相學為不朽矣雖然後之觀此詩者苟不親涉其境以求夫大與深者而目擊之亦未必不以予之疑玄虛者疑庸道焉溟鵬井蛙夫亦以其所見有不同耳妄議詞章者尚戒之哉

跋孫伯霄所藏絳帖

唐太宗購求前代法帖刻版藏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者詔賜一本謂之官帖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所賜帖摹刻二本一置諸郡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今所取重者絳潭二郡及兩劉潘趙四家所刻

凡六本自餘無足觀矣然求其所從來亦皆官帖之苗裔官帖不可得下此惟絳帖近之蓋其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若他帖之枯瘠也此本蓋是絳帖無疑且其紙墨俱舊裝潢亦甚精緻誠可寶也二十年来禍亂相仍在在兵起士大夫家所藏舊物羽化殆盡而孫氏兄弟乃能保有此帖於分崩蕩析之餘神物於此固有默相之者然是家遺澤亦可見其持久而不泯矣子子孫孫尚永寶之以無忘前人玩好

跋備襖帖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為真武定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

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為書種

### 跋黃庭經

黃庭經為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祕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復生當必能辨之矣

### 跋東方朔畫贊

黃山谷謂東方朔畫贊疑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遣筆結體絕與通微黃庭外景經相類山谷一代名人其論此帖猶稱疑而不敢質後學尚何言哉

###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前輩論逸少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既鑄之  
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  
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於世真贗常相半此本  
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  
奉化陳士申為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  
於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為  
真蹟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元德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  
丁取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為其弟鶴年所蓄鶴年聯  
之為卷且追書和答之作併題四韻于後予得而得  
之於是知二君之詩為足傳矣元德由進士起家嘗  
掾南臺宰定海守奉化昌國皆有善政可紀鶴年當  
武昌失守奉母夫人避地鎮江母夫人下世依元德

居越臺省交薦其卓行俱以祿不逮養堅辭弗起元  
德之政事鶴年之高風豈他人所可及哉則其所作  
之在世雖一詩律之微亦宜傳之永久而不廢矣昔  
東坡子由伯仲名德蓋天下而後世以能詩稱予嘗  
歎息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所作蓋理之固然二  
君之詩蓋亦以是論之

倪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予幼時好作詩文而未得其要每一執筆如痿者之  
欲行瘖者之思語不自知其力之弛而聲之窒也年  
踰弱冠從鄉先生柳翰林游前後幾十寒暑始覺筆  
底如意無前二者之病然可指笑者亦多矣今五十  
餘歲而來四明見先生所嘗與游者曰倪君仲權一  
笑相顧年俱老大而嗜好特未除索予向時所作予  
客處既久舊藁俱已遺失姑手書近和陶靖節詩辭

數篇以寄且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在宋初士大夫多以能詩善答稱之師笑曰解答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仲權覽予所寄亦將指笑其繆耶抑閱所學之無補也

題米元暉烟雨圖

米元暉眼中閣烟雨胸次有丘壑故含毫和墨即澄心堂紙為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嘗收蓄者也後為郡人夏炆宜家所得炆宜兄弟爭相寶秘每袖以相誇秦割十五城以求璧而荆山之人則用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為貴世固無定情耶文清久游京國厭飲富貴之餘思欲一覩家山而不可得見夫畫笥所有而收蓄之宜矣炆宜兄弟居江山勝處一開戶牖則千岩萬壑不呼而登几格其於是圖亦收蓄而寶秘之如此何乃蕪人之所好哉

題文與可盤谷圖

文湖州以寫竹名天下而山水人物世固未之覩甲寅之秋夏杪宜兄弟出其所作盤谷圖相示曰此蓋湖州得意時筆也予為之把玩不釋手蓋湖州曾次之高足以冠絕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去之四百餘年覽此一圖尚足使人油然感動如李愿初入盤谷韓昌黎與酒作歌時也此圖係袁文清公家舊物監定真蹟無疑

題般若波羅蜜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靈智妙心者也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也予觀此經其言簡而要融通而無盡學者尊信而敬持之庶幾言之所及即心之所緣而悟心成佛初無障礙矣然諸佛已信而持之者也學者今信而持之者也惟

衆生類貪恋生死飄流諸趣未信而未持因焚香三拜篆此一通以寄象先象先夙有護法閔俗之慈倘即是所書轉施而普告之則諸佛學者以至一切衆生皆得以無為法罔有差別而所謂毗盧海藏蓋自象先啓之矣

題棲道人書華嚴經贊

宋初有棲道人者嘗閱世俗之迫隘手書華嚴經十萬偈於方冊覺範禪師為作此文贊之其發揚栖公之精進可謂無遺蘊矣王庭老師閔世之心有不在栖公下而誦持是經之夙智通力又非但書寫之專勤而已然世無大手筆如覺範者為之稱贊予故篆其所以贊栖公者留鎮育王山中蓋欲世之君子觀乎是文則知玉庭之盡心於四種無礙而所謂顛力之猛利心思之精特舉無異於覺範之所陳矣使覺

範而在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竹牕詩卷

香巖閑禪師參道於為山久而不契歸菴南陽遂擊竹而有悟朽石師之有取於是竹得非慕閑之道見竹如見其人歎題詠諸公乃多指白太傅竹牕詩為說曾無一語及本宗事此君有知當不聽受矣予至慈濟方與大年議論及此忽見冰霜面目凜凜牕牖間而高標拔俗充然有抱道者氣象相視一笑疑其為朽石後身也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三

鄞游藁

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并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遷紹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曾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賚皆畜德不仕而獻臣有文藁行于時先生天質秀敏自幼出游學輒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諳自見稍試芦花塲典史既而不樂為即拂衣棄去向南山而卧於是縱學無不觀為詞章務出於己不肯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龜菴黃公講道慈溪之杜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奧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權貴人有欲強起為祿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



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  
子清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鄉之人咸徘徊顧慕凜  
然異其為人以之革心易貌者至衆鄰有樵峯岑君  
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為之握  
手欽歎行游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夏  
塵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飲竟日夕不  
厭家以匱乏告則笑曰我道固尔也平居好誦陶靖  
節詩愛其風致絕人有陶潛千載友相望老東臯之  
向而自署其號曰東臯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公之  
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坦在有學女一嫁為  
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  
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鄉石人里先塋之次子東  
游海上在來徵墓銘為閱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  
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才輩出可謂野

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為其銘

曰

辭必已出陋剽賊也學根道要愧葩飾也化洽乎鄉閭行之積也舉世溷溷獨予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執也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并序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孤汝賢持烏本良先生狀來言於予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嗣以歲之不易未及徵銘於當世立言君子凜乎先德之日就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列而銘諸君諱麟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為閩王參軍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溫遂占籍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居以終父珪泉州市舶司

吏日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温州路瑞安州事母毛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孝踐行屹然如成人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辭帶者十有四月迨革復刲股和糜以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資則悉取以與弟若妹寸田尺宅無入己者以故貧益甚晨昏不能具饘粥然負氣自振為司縣小史數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日從南溪父相問己所宜相者謂曰公當以經術進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於學時年已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留吳教授吳中子弟而戶外之屨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寘君

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任吏事吏每  
竊弄威柄弊久難遽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  
之賢者即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次尋繹鈎  
其陰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為銘筒虛中而宄其上置  
諸鄉校今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  
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  
狀噤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  
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賊下又徃徃扼於豪右莫  
克均齊君乃亟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  
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  
均其所出豪釐不敢有所重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  
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為姦利  
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後遂以為法  
縣之鳴鶴鄉有界唐在餘姚界霖雨至鄞江之水輒

衝潰唐唐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唐五尺許捷木籠  
竹加土築之而甃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是鄉瀕大  
海亭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斂之以徒  
甚苦君言於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楊大隱  
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為里人夷其封樹藝麻麥  
其上君為正其塋域植碣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  
繹騷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  
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  
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  
練而且申以條教與衆為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  
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悚  
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  
橫恣無比則悉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網灘惡少年  
嘯聚徒黨為盜則督士卒奮擊磔屍江上鄞縣之夾

唐有劓賊傳舍者亦時出為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消寃者平遠近愚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正處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卒使鄉之大小偷皆自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交責改行長老以為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鉅公聞君治化日行徃徃自遠來依君待皆得其歡心浙東戴僉事按治四明適副閩帥者橫甚至劫之兵且欲執以逞戴窮蹙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為殮葬仍率義士助田三十畝於是警報日聞臺省亦欲倚君為重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

多陷沒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  
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潛  
歸為自守計君不忍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  
君既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兩  
虎鬪故隻身以至殺我非男也方愧悟謝過然卒置  
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  
曰柰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着道士衣冠而舍其  
宮治田葺園種牧以為食無纖毫芥蒂意後仍詔以  
是疾倚杖踰欄出迎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  
鄉僻陋為興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復與其  
里人聚石為臺陳簞盞爵尊盛井降揖讓如鄉飲酒  
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為學變其習俗且名其  
臺曰陳公臺父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  
解頑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衆

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巳而朝廷起君戶部主事  
佐尚書貢師泰往理福建鹽賊尋改温州路瑞安知  
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總戎太原丞  
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  
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內附於是南游閩中未幾竟  
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温卜葬永嘉縣赤  
唐原先塋之次君生於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於  
洪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  
配毛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  
即請銘者曰汝翼幼夫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  
恕次在室孫男三慶童鄭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彊  
記於書多所考論而尤粹於易平居貞直寬恕淡然  
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啗糲食如梁肉不求備於  
妻孥不致嗔於臧獲不忍勞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留



資父有養子為君兄既沒蓄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  
德洽於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為不阿上官不  
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於故  
舊然性公直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  
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海內兵起生民塗炭元  
之守令於是為難君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  
里古思餘姚州同知禿堅皆練民為兵守要害以禦  
暴立保障以生聚境內之民賴之以休息然彼二人  
區區不量輕重拚怨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權  
姦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庶幾執古循吏之  
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制有令如君民乃惕息儒裾提將符姦  
完助勦伏以逋彼業業此帖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  
之馳忌之歸海酋擅命矰弋機才不及完而老吁其

悲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四明夏璜將葬其父處士君前事之月以凶服請予  
所館勾文其冢上之石且曰吾先世居郡東鄞江上  
單宗弱胤幾不能家吾父蚤歲即慨然思奮嘗語人  
曰吾世浸衰吾不能服勤自立不名為人乃度定川  
之白砂舟車輻輳可以治生植資遺因棊其仲及季  
俱往心經意締勾檢胸羸不數年間遂甲諸室於是  
即所寓為廬舍以迎吾祖徙家焉于時兄弟八人方  
散處兩縣間吾父不忍骨肉之分異乃益大其居宇  
為聚族計而伯氏首挈妻子以至同室而居同爨而  
食蓋雍雍如也吾父善處倫理而孝友本乎天性苟  
父母之所愛雖己甚惡必致之父母之所惡雖己甚  
愛必遠之起處云為不以己一於父母而已事其兄

如事父閫以外其行不敢有出焉事兄之妻如事母  
閫以內其事不敢有專焉以愛己之心愛諸弟以字  
己子之心字兄弟之子女弟適人而早寡有子方稚  
則悉取之來撫之終其世其於鄉黨州閭有無通之  
休戚共之而飯飢襦寒藥病樵死卒有常度由是譽  
聞日著諸公貴人數欵門問勞頽不可強之仕郎薦  
集賢院聞而嘉之為錫其號曰真逸處士云生於至  
大辛亥十一月八日以至正乙巳二月二十日終于  
家葬鄞縣十都徐舉之原吾母包氏生子男二人長  
曰璜即吾曰璇其弟也女三人適李進李順德其一  
未行孫男復謙孫女尚幼予曰世之大夫士恒喜譽  
貧而詆富嗚呼富豈可詆也哉書曰既富方穀又曰  
資富能訓則富者固所以為善之資也而豈可詆也  
哉今處士既能資富以為善而其二子又方知崇父

德句文以圖長存可銘也已處士諱榮顯字仲和祖諱祖貴父諱文華妣陳氏銘曰

古有經界井地以均家既有養亦富于鄰後世法壞盈歉日分不處乎泰昌濟夫屯故處士亨利而骨肉蒙其義閭里厄貧而處士施其仁吁嗟乎後之人尚勿踐其穴與墳

元故冲玄處士羅君墓誌銘

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冲玄處士四明羅君卒年八十後二年十一月丙午葬于鄉之鳴鶴山既葬其子康乞余銘其墓余以不敏讓而康之請益力曰無銘是無諸孤也乃為退考中書左丞危公素所為旌門記及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公翰林承旨張公翥翰林學士張公以寧秘書少監揭公沘所為詩若序采掇其世次行事而銘之處士諱世華字明遠集賢院檄

為冲玄處士其姓羅氏羅蓋世有衣冠歷漢魏晉宋  
仕者不絕唐之季年有為鎮海軍節度掌書記者曰  
隱以文章節行為世曰士隱蓋虎林人其子鎮東節  
度推官曰塞翁攝四明之慈溪今始徙家焉塞翁之  
後曰明復曰謙嘗中宋嘉禧四年淳祐六年進士第  
於處士為高曾祖有曰綱者家饒於財樂善好施與  
鄉邦敬愛之稱為衣錦居士處士之大父也曰善卿  
者恭儉朴茂而敬宗睦族理家恤鄰具有節法處士  
父也善卿有子五人長郎處士次曰世英曰弘惠曰  
天錫曰世昌皆以高年聚居扁所居堂曰春風深衣  
幅巾蒼顏白髮望之如列仙浙東部使者以五人之  
壽上其事于朝請旌異之而復其徭役亦既報下  
如章而鄉之好事者復用洛社故事繪以為圖從子  
温州路照磨間携至輦轂之下一時公卿大夫咸賦

詩題詠傳觀中外嗚呼盛矣處士體貌魁偉鬚髯秀  
整而孝友之性本乎天質事先府君謹甚凡其志之  
所欲為必順而服行之無所勉強即不欲者不使纖  
芥置諸心然內而家事外而公役侍側無虛口先府  
君年考益高而能以禮自處為時善士晨昏之助為  
多其後卒且葬處士結廬墓左且穿旁穴以待他日  
後葬焉曰古有廬墓之禮吾不忍以死生異也其待  
諸弟尤極和孺之情事有難處一以身任而不使之  
知母夫人死時李弟方晬處士扶持保抱至于成人  
及接諸子姪未嘗有疾言遽色或不可其意則引咎  
自歸期於感化子孫五十餘人至今無一人酗酒為  
不律事家教使然也至於遇姻族處黨里亦皆盡其  
恩意飢饋之粟寒遺之衣歲以為常鄉有獄訟有司  
所不能決者處士片言拆之即乃迎綏解悅服而去

里多鹵丁齷戶或窘乏不支處士輒資以已力公私  
賴焉平居謙恭信厚寬而有容雖臨大事遇急務亦  
儼然自若不少有動于中其德量邁世標望絕人士  
大夫每稱舉以厲其士俗至卒之日聞者莫不哭泣  
相弔曰世豈復有斯人哉娶同邑朱氏先卒繼童氏  
俱有婦道子男六人長曰裕次曰芳曰益曰恒曰彞  
其一郎請銘者女三人長適定海陳均和次適鳴鶴  
塲司令同里方景良季早世裕長女朱所出彞庶出  
餘皆童氏生也孫男十三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  
余頃北游京師往還東海上求處士之廬謁焉而處  
士之死久矣然見處士諸弟及其子姓若干人皆恂  
恂雅飭恭謹有禮而仲子益尤紹德踐行綽有父風  
嗚呼若處士可謂化行於家以道始終者矣銘曰  
東海之濱是生俊人高冠岌岌偃以身有德有年有

子有孫有弟合食義且仁乃降旌書爛其盈門厥聲  
孔播行亦尊一朝死矣日遠而湮我作銘詩永其聞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

侯吳君墓誌銘

歲至正乙巳余由海道抵京師問舟于四明始入國  
士有吳瑛者執雉請見出當世名公卿所為文一編  
志其家之五世同居事甚悉予得而讀之固以知其  
世德之深厚矣後一年杭海南還復舍瑛旁近地而  
瑛以先府君墓銘請復閱家乘行牒益知其教忠之  
報不可重誣也吳氏世為桐廬人後遷明之鄞縣有  
諱升者登宋大觀三年進士第累贈中大夫生子五  
人俱以科第顯其季秉信官至中書舍人兼給事中  
吏部侍郎逮事徽廟歷高孝二朝自是子孫世其祿  
百有餘年衣冠相傳為鄞著姓至諱澄者始自鄞徙



定海府君之大父也澄生大堯是為府君父大堯無  
子以方氏子入為後是名來朋即府君也吳入國朝  
無仕者後以府君仲子璋貴贈大堯朝列大夫同知  
温州路事騎都尉追封延陵郡伯府君亞中大夫台  
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侯府君字友文自  
幼稟性恭謹而孝弟之行不勗而成事温州府君無  
遠志遇親舊接黨里周而有恩姻族之孤寡以田給  
之里役之煩擾以財助之綱維其急難而剖析其是  
非一鄉之內不懼於有司而懼府君之一言年幾五  
十遂韜光養晦不復有志於當時卜鄞縣桃源之鳳  
栖山以居日從逸人達士盤旋山水間窮深極密若  
將終身焉於是子三人俱有仕資一日命之曰吾  
其老矣尔三子者宜及時自厲出為國家致分寸力  
而父不足效也璋乃奉命北游 帝都起家巡防百

戶督運中原陷紅巾中抗節弗屈四載朝議嘉之擢  
海道運糧千戶其後海運有功 制陞海道都漕運  
萬戶紫衣金符濟秩三品而卹典荐被光昭二代嗚  
呼此可見其教忠之報矣府君生於元貞元年二月  
七日卒於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葬鳳栖山下  
娶同郡張氏有婦德先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  
孫氏亦封延陵郡夫人子男長曰珪平江路吳縣主  
簿次郎璋幼郎請銘者台州路天台縣尉嘗從縉紳  
諸老游有學行女嫁邑人鄭信皆張夫人出也孫男  
六懋和懋功懋德懋信懋中懋昭銘曰  
生不祿食死有侯封天雖畜乎其始而於其終也豐  
矣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并序

處士唐君既卒之二十有八年其孤賓元謁予錢唐

寓舍乞文以揭諸墓且曰先君之棄代也賓元方在  
髫幼孩甚駭莫省所圖後逮事諸父始聞稱述其遺  
行以教蓋七歲就學操觚櫝如素習而秉志不亢動  
異群兒大父愛之甚每撫其背曰噫我祖父以簪纓  
遺胄而濟其德美頤幽而不揚異日亢吾宗者不無  
望於是子也伯祖知州府君殊歎許可每見即竒之  
曰唐氏世胤在此而已既長益耽於學有進取長才  
父乃命之游京師挾竒策以干諸公貴人時以母體  
久羸不欲行迫之乃浮海而北渡黑水洋至登萊界  
天忽反風舟南漂三晝夜夢寐中如見母遘病有忍  
死待兒之語驚起覓所在則舟行已近家即登岸馳  
視之而母果病棘遂泣禱上下神祇得尋愈天相孝  
道彰彰如是也又嘗侍母氏有聞如諸父之謂且具  
教曰汝父自海上歸益無意仕進獨脩其政家庭間

其事父母愿而和敬而順每遇盛怒必下氣低顏微  
言以悟之冀得其歡心乃已其待兄弟温恭友悌雍  
睦惠諧五服之中雖或分門以處割戶以居而必親  
必愛不翅若同堂其在閨門媒慢之氣不形念憶之  
色不兆為夫婦十有餘年賓而禮之若嚴君焉又泣  
謂曰汝父行不負於神明德不愧於士類而竟止於  
是豈食其報者在汝後人耶吾自汝父死每鬻簪珥  
質裳衣延師以教汝使汝兄弟不失身賤夫如隸之  
為者知汝父之有子也及汝之子長吾復督汝教之  
如吾之教汝者如汝父之有孫也吾雖不能必汝等  
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後也汝宜知之寘元泣而  
識諸心不敢忘惟我先君有德有行而不肖孤不能  
以盡知幸而有聞於諸父與母氏者又不得令辭以  
登載綿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

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蓋覆吾唐  
氏也執敢固以請予謂賢者貴而仁者壽天之道也  
處士君宜貴且壽而卒虛其應天道之難明也嘻乎  
甚耶遂悲而受其辭處士諱榮祖字景輝其先蜀人  
與子西先生同譜系因仕徙汴六世祖百二居士復  
自汴南徙即四明之定海家焉曾大父諱惟忠大父  
諱靈之父諱茂宏娶姜氏有賢行寡居幾三十載大  
郎皎如颺于姻族生子男二人長即賓元次曰璩賓  
元璩之末生也處士嘗抱幼弟以為子命之曰珙三  
人皆知讀書勵行有處士遺風女二人長適姜賓和  
次適王子志孫男三人曰文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  
人俱在室生於元貞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元統  
甲戌十月二十八日年止三十九墓在家西一里許  
古唐村之原銘曰

豈才之劣而不顯榮豈行之愆而不久生彼皆蒙其慶此獨厄於命爾子爾孫其尚俟夫天之定耶

鄞沈明大墓誌銘并序

明大既卒之明年其婿唐轅代致孤子源之言曰先  
人生無聞於時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知先人者復  
鮮先生愛轅以及源且重知先人則先人之緒言遺  
行將先生是託惟哀而執筆焉予往歲游東海主定  
海尹汪君以敬時轅與源俱受業汪君之門而明大  
未之識也其後明大延致汪君子家俾子若婿以率  
業予始因汪以往謁明大明大為之刲羊醢酒縱飲  
盤隱軒或擊缶而歌或拂衣而舞有恣恣相歡合之  
情後二年汪君既沒予往明大問訊焉而明大亦死  
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明大諱輝鄉姓沈氏其先  
吳興人有諱陵者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五世祖

清遐居士文彪以奧學峻行與楊文元公為忘年交  
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壻劉厚南  
執經座下更相問難而高風遠韻萃于一門曾大父  
芑鎮江府教大父樵孫父如翁皆處而不仕沈氏累  
世富饒至明大而家益落明大削衣賤食以度艱虞  
儉設薄施以致充裕中年而降益大治園田耕稼以  
自足無捨己為人意人有勸之仕則辭語之以隱德  
則諾一日源將從祿藩閩明大斥之曰吾家以詩禮  
相傳棄儒而即吏非吾志也立止之惟教之勤儉艱  
苦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皆躬操井臼而不為勞  
汝恐忽忘以求逸耶明大自奉雖甚嗇然遇人多思  
有餘財間以周親舊之急而最喜與賓客故人相娛  
樂其有過逢輒相從飲酒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  
導導起舞連日夜不厭平居管直不阿人有過恒面

折之苟得一善亦啻啻稱道不已以故莫有怨嫌之  
者於是變故日臻情煩思擾但語身世事輒泣然流  
涕蓋久而成疾越數月遂卒明大生於  
庚戌九  
月十九日卒於洪武己酉三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  
葬于某鄉某原其配唐氏有婦德子男二長即源次  
溥女一嫁轅配之姪也孫女二俱幼銘曰  
惟沈之宗實熾而昌至于清遐事文元以彰其子其  
埶理學則紹伊清遐之教文元之道明大之生遭家  
孔棘為率為艱以有衣食迨至未暮纂序清遐乃延  
碩師以泚其家曰源曰轅亦克允蹈觀明大所立干  
先有耀猗歟明大宜顯而揚既明且慎卒處以截善  
積于躬澤及其子沈之有後庶其在此

元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天祐字祐之姓劉氏其先山東人也後遷河南



之祀縣六世祖興仕宋從高宗渡江居于杭故又為  
杭人大父汝良宣德郎判登聞鼓院父元龍君生而  
凝重不好戲弄父死時雖甚幼已自卓立如成人能  
葬父喪及大父母喪之未舉者人謂劉氏有子矣其  
後稍事生業家益裕乃痛念父不逮養而一其孝於  
母飲食供奉惟母之所嗜外祖母寡居浸老君迎養  
于家沒而禮葬之凡所以安母之心者無不至一日  
君失配偶內雖甚悲悼而外無憂容曰恐傷母心也  
及母卒君持喪盡禮比葬有双鶴巢墓上久而不去  
蓋孝感所致云君蚤從吾衍先生學縱觀經史涉獵  
諸子百家為人質實無華恂恂畏謹甚其接親戚交  
朋友一本於誠敬而遇鄉曲尤有恩人有質錢者父  
而子本俱不償則取其券焚之君蚤食祿于時後以  
母老棄不就年將七十始因子貴封後仕郎江浙等

處行樞密院都事踰年遂卒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  
三日也得年六十九卒之明年三月壬午葬錢塘縣  
之履泰鄉配陳氏先十四年卒追贈宜人與君葬同  
窆子男二人長文德後仕郎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次文質兩浙都轉運益使司書吏女二人  
適吳興沈佑滎陽鄭友仁孫男七人曰中曰申曰本  
曰用曰庭曰庶曰永中慶元路儒學教授申汀州路  
蒙古學錄餘皆未仕君既葬中以都事君命持嶺南  
肅政廉訪司知事王魯之狀授予曰求為銘銘曰  
行孝而敬學擅而正邦之傑兮鼎不柱車筐不持靈  
顧予子兮惟德之肖惟忠之教啓後烈兮國慶旣施  
命服有輝亶昭晰兮我作銘章以賁其藏為善者之  
轍兮

玄逸處士夏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榮達字仲賢姓夏氏四明人自少懷才負氣不肯受人侮辱輒感然家故貧又無資地可以圖進取一日歎曰與其進退皆困莫若擇一要津為貨殖謀幸而遂我志可舒乃以定海之白砂為宜遂自鄞縣徙居之其地當海舟泊步處而絕海之商通蕃之賈往往貿遷於此君為之數年泉餘於庫粟餘於廩而定海之言富室者歸夏氏君於是益大治廬舍中為奉親之堂而虛其左右諸室以俟兄弟之合居仲兄季弟合居已日久而伯兄亦繼挈妻子至女弟適人早寡一子在幼俱取之來一家之事悉身任之無巨細其有費處分者亦毅然竟往不見有顏色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人乎父嘗被陷私醮事吏讞久不白君泣懇有司即平反以出又嘗為郡司稅曹氏所搆且誣伏君百計雪其寃不克曹蓋西州巨家在位

者多向意助之一家盡駭君曰無苦吾弟愬之肅政  
司父枉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鄉民有以鈔法  
被收者吏受賄聽其偽指君以次兄亦在株連中為  
白諸上官即日釋去里揚姓為鄰仇中傷當坐君盡  
力直之李氏孤貧而願學君育而教之林婦病亟當  
服參附靈砂諸貴細藥而無資以致君出所藏濟之  
君讀書雖不多然雅敬賢士夫而聽其諾言子若孫  
必延名師儒以教雖臧獲賤隸亦委曲嫗煦得其心  
平居和易恭謹恂恂如懦夫至其為義則踔厲風發  
勇不顧前後其所樹立殆不可及集賢院聞而嘉之  
為錫其號曰玄逸處士祖諱祖貴父諱文華皆有隱  
德娶蔡氏孝順祇脩克為君配子男一人曰琛女五人  
長適王牧次適陳閑其餘幼也琛有孝行屢嘗割股  
已毋病昆弟八人君於次為第四皆僇力起家而君

之功居多生於延祐甲寅十月五日卒於至正辛丑  
八月四日以癸卯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蔡氏  
後十年亦卒與君葬同穴嗚呼世之人當父兄安居  
無事時亦孰不以孝弟稱哉然一旦遇禍患落陷穽  
不能一引手救反煦煦予子以相咎者有矣此其蹇  
齟無為視父兄如路人聞君之風亦可少愧於君前  
時遭家之困急於自為故所就僅如此使其出而為  
人取一城一障乘之則徇忠報國以敵愾於當時者  
要必大可觀矣惜乎才不為世用志不行於時也君  
卒之若干年琛以其師陳剛之狀徵予銘遂銘之其  
辭曰  
貧不奪氣富不失義維士之雄踞強折姦卒直其寃  
乃才之充及至守身卑讓肫肫何行之恭我作銘誄  
以載取美垂之無窮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淳安汪君既卒之明年其子循屬君之從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為狀以書來告曰先君之葬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蓋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候海風于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後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亶亶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為政於定海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乃為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歛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曾大考南強宋戶部架閣官大考夢發考斗建個儻有奇志在京學嘗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後蛟峯方公誦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

好戲弄而警敏絕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後吳朝  
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  
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  
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再調青陽會壬  
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見公統大軍  
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刺忽公又舉充浙東  
帥府令史副都元帥伯顏不花的斤公又舉攝鄉縣  
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奇君謂曰親老願擇祿耶君  
矍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  
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伍年  
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佞郎扁舟宵逝朝廷嘉之以  
前職致仕階文林郎已而版圖內附君間闕歸故里  
明年己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  
二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於書無所不觀為文章

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  
矩持已約而廉與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  
厚薄居官一以樂易為務而按姦發伏世吏莫能抗  
御吏不察察然終任之間不使能得一錢於刑寧失  
有罪不肯法外傷人於賦歛度民所當輸乃與為期  
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  
在已所至必以教養為職業始任丹陽復侵田一百  
八十畝脩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禮器與其邑人春  
秋釋奠興于學其在浙東在鄉縣皆有聲浙東以慈  
恕簡靜贊上官釋溫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  
鄉縣甲民誣乙民聚眾為不軌守檄君覈君還力白  
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患縱之乙德之曰非汪公吾屬  
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既分  
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



義者君皆造門獎厲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南鄙同邑子盡殺一家而以其貲去父之罪不正逮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兒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劫民財民疑其鄰懇之官君時適公出其僚鞠鄰使當罪君察其寃為變其獄辭僚恚出語訕君君不為動既而郵縣獲真盜事遂白民有酤釀佃人家佃人被醉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壞甕缶盡傾壓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即死縣議以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櫬夜失去嫗懇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鞠其婿使首服後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實不可以容人而室中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市郭為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衆見虎浮江往他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

前時詰朝有樵入山見虎伏地卧集衆逐之乃死虎也事傳京師翰林丞旨張公翦為作贊歲比旱君行赤日禱鴈潭見雙鴈飛舞導前有雲勃勃起潭所雨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兩亦大至君之為政類如此娶方氏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為伯父後次即請銘者李曰徽女二人長適方翊次適胡斌孫男二鑄鉦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為之後會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為文囑君俾復為兄弟君泣拜已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當屬纊時始命子復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樂幼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

四卷遯齋藁三十卷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  
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頌利冒耻之俗興士多矜智  
飾名謹世以取寵行已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忌  
其能蓄外脩內蒸蒸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  
莫能知之也故於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  
知君者得覽焉其銘曰  
神徂聖伏道久隳士俗靡靡日以卑外固藩飾內則  
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方慕效君獨遠頌取弦歌化  
海陲棄捐斤斧引繆徽窳實靡訂識者誰有儒一生  
心獨知為編墜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  
死其何悲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并序

大素處士趙君既卒之始年其孤致書鄞江之上而  
泣告曰先人有遺言焉我死必求戴子銘戴子吾姻

姪也知之為最深其銘我為宜予受書而長慟蓋久而不忍措一辭也已而

召命遠臨有司交迫上道甚急其孤復俾吾兒來促銘且曰不得銘則不肖孤隕命於先人無以畢茲窆窆之事矣敢固以請予復受命而長慟乃於道途倉卒之際收涕而序之曰君諱良賢字思復晚乃自號曰太素子其先汴人系出宋宗室有諱不玷者官浦江因占籍焉曾祖汝但祖崇揆父必俊世稱梅石先生母朱氏先生故諸王孫天性惆儻左右事之難得意朱夫人亦性嚴氣烈諸子中莫有當其心者君獨先意順承以孝以養而滌灑之奉曾不以家窶而廢豐以故父母愛之恒異於他子兄弟四人而君居其季君咸事之如事父其伯兄太初翁早受道家無為之說黃冠野服蕭然有出塵意君竊慕效之故友愛

為特至二姊一妹皆不以既嫁而稍踈而於仲姊為尤厚仲姊則予妻每語予曰吾與季弟自幼至老無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真得手足之誼者也於是二兄俱即世其一兄又遠處淞上歲時不得以會聚乃愴然有慨於心率諸從子詣祠堂神位前反覆告戒號泣為誓約務使居同室食同爨斗粟尺布莫敢私每旦鷄初鳴躬率諸子諸婦與諸孫拜祠下退坐堂上長幼以次序立俯首聽誨言如是者若干歲或謂君執禮太嚴而不克以有終惜哉君娶同邑黃氏有淋行生子男二人長曰友鍾次曰友鏗俱善守先志女一人適戴思忠孫男三人季晏季畢季昂君生於元至治壬戌八月十有二日卒於國朝洪武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卒後以其年十月辛亥葬縣東九里森塘之原與黃氏合窆焉君性剛而

志柔言激而行粹孝友之懿實本乎天質與人交慨  
然推腹心而於恩誼為最隆也讀書取通大義不屑  
屑章句之末晚慕黃老長生久視之術久而粗若有  
得一日病癱即索湯沐浴囑以後事命置棺於後堂  
怡然而逝嗚呼若君者可謂游戲生死者矣予與君  
幼同學壯同里閨老同志願以人事之不齊糊其口  
於四方而不獲旦暮同起處偶一來歸則拳拳焉以  
葆精毓神之要相勉勵期久住於斯世曾不幾時君  
僅以中壽卒而予以禍患餘生未卜死所回視向  
者之言恍如夢寐則君之行事尚忍執筆而銘之耶  
然二孤之所託不可以虛辱而君之遺命不得以重  
違也姑序次平生梗槩與卒葬歲月而繫以銘曰  
尊正學敦孝友參異教期壽考志不伸數實囿述銘  
辭播永久石可泐兮名不朽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并序

浦江張氏居縣南戴氏居縣北素以道義相厚善張氏有子曰琪戴氏有女曰鳳皆賢兩家父母皆願與為昏而戴氏之女遂歸張氏張氏富室戴氏乃寒門於其歸也衣飾服御皆母嫁時物其約素可知然列處華靡怡然無愠容或謂之曰我自樂此也觀其意蓋不忍豪髮傷父母心在父母家衣食待之而後安昆弟姑姊妹咸賴以拊循在夫家事舅姑如父母待伯姊姊如兄弟姊妹相夫以成其志而宜於家嚴饋祀和屬人慈幼字微無不合於義歸數年無子即子其夫之兄子機幼而姁姁撫之長而教育之曰吾待之甚於已出然後家人待之能不異吾之所出也舅姑卒喪之戚而禮語及必泣下沾襟謂不得盡婦職母病經年晝夜扶持忘其身之憊歿則哀毀

成疾終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蓋久而益殆一日集  
家衆訣別從容若常時氣奄奄猶忍死待弟而弟至  
忍死待父而念父之不及見移頃而絕內外大小聞  
之無不傷悼後一年其夫卜兆于家旁之松山將以  
月日葬以書馳告其父戴良曰昔梅聖俞妻謝氏年  
三十七而亡聖俞閱其賢而蚤世也請為歐陽文忠  
公述銘以著其不朽今吾妻之賢實同謝氏而即世  
之早亦如之獨為之夫者無聖俞之學不能致文忠  
之銘揭諸墓諱有之知子莫若父幸賜一言少慰亡  
魂於地下予曰嗚呼甚矣老者之痛其女也何能過  
吾之悲哀以寫無窮之憾乎遂涕泣而序之張氏之  
父曰誼母于氏戴氏之父曰良母趙氏一子即樵生  
於元之至正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年十七歸張氏凡  
二十有四而卒洪武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也得年



三十有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之日也銘曰  
戴有孝女張有敬婦既諧舅姑亦順父母作善之報  
悉享壽蒿胡獨汝嗇竟夭而死吾聞盛世父不笑子  
忍使老親啼號送柩仰天俯地無所歸咎刻辭墓門  
庶幾永久

祭文

祭揭秘監文

惟公之先王蘊珠藏速及顯考始大而昌紫衣象版  
金馬玉堂當元盛際輝映四方如唐昌黎如宋歐陽  
公續厥家纂文有光儒林祀梓藝苑鳳凰公之學問  
洞徹汪洋既邈瀛洛復派湖湘折以聖言會乎衆長  
公之詞語峻潔渾剛上規莊屈下法班揚一掃塵軌  
高蹈康莊公之持己仁肝義腸公之接物春日秋霜  
籍甚聲華函踐朝行初居胄監發劔鏗繼典南宮

教繹荐颺乃入詞垣乃遷奉常文傳四國禮定一王  
帝念遠民俾蒞遐荒曰省曰憲以騰以驟揚淫激渭  
走仆起僵我黨聞之驚喜失床長途方聘時忽擾攘  
垂翼海島失勢江鄉竭來四明假榻僧房朝冰暮藥  
清苦自將回視故里一何渺茫公其處之渾似鄉邦  
耆人宿德日就凋喪惟公歸然若魯靈光庶幾百歲  
兀此老蒼斯文柱石吾道垣墻如何今者天降不祥  
一疾而徂事出倉皇居四品秩亦云顯彰壽逾七旬  
孰曰夭殤况有賢子逸氣昂昂肯堂肯構吐語成章  
公雖已矣夫豈真亡我等與公同處異鄉稱詩譽文  
咸被教網公有疾痲我藥我嘗為留庶日已遂平康  
饑我于庭神全氣強曾不信宿凶訃在傍公初病亟  
忍死我望臨絕之夕語猶琅琅公實知我我其敢當  
負此幽冥吁嗟痛傷長號送終涕淚霑裳一奠告情

俾也可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遜齋文

嗚呼生而無見於時為凡民死而無聞於後非偉人  
有見有聞維我汪君君之方幼敏睿個儻習詩禮於  
家庭親俎豆於鄉黨及其既壯學葩而正紹聞先達  
之格言密受師資之正印外無物之不燭內無理之  
不瑩近而舉之學遠而薦之鄉儼麟筆之炳煥庶鵬  
程之奮揚志則孔高時不吾以俗學薰骨危言入髓  
鳴丹鳳於燕雀之壇奏黃鐘於箏笛之耳壹一意以  
孤行亦群情之所忌始教丹陽繼攝鄉縣東閩南臺  
亦辟于椽乃三仕而三已信吾道之方賤迨至末暮  
僅拜朝除作令五載于海之隅既刑政之克脩亦教  
化之荐敷遂使魚鹽之俗胥為禮義之君方礪石以  
紀幼忽掛冠而歸沐何遭世之孔艱復稟命之不淋

攝提轉而屈子乘鸞單闕逢而賈生賦鵬雖運會之  
偶然抑民生之無祿然其聲譽之靄靄固已傑出於  
當時而於文字之超卓又足歷歲月而昭垂其亦有  
以自附於偉人之列而不為凡民之歸矣顧念長途  
漫漫言笑晏晏扁舟餞別歛馬聚散謂雲山之可期  
竟此身之成幻嗚呼哀哉大道之行老不笑死柰何  
九十之親翻送六旬之子此遠近聞之所以神飛而  
魄褫也吾儕小人悲俾深知或姻親之早結或交友  
之晚依或以編氓而承事或以門弟而得師當訃音  
之遠播聊設位以致祠嗚呼哀哉哭野則號哭寢則  
疑爰即僧舍以聲我悲蓋上為吾道惜而下以悼其  
私嗟嗟汪君知乎不知尚饗

祭外舅趙處士文

維年月日子婿戴良謹於羈旅具香幣之奠併錄墓

銘一通遣從子溫展告于

外舅故梅石處士趙公之靈惟公純德懿行足以範  
乎俗卓識高風足以勵乎世碩抱負之何如豈窮通  
之有異方國步之無虞戒舟車而遠逝或西江與南  
粵或東甌與北薊觀其目力之所及與夫足跡之所  
至非名山大川之瑰瑋則寓縣神州之雄嚴然不過  
資筆底之詩材擴胸中之文氣詎金紫之足拾任纓  
綬之可貴迨春秋之孔高益抒情而肆志高予冠之  
岌岌長予佩之纒纒或訪柳於東鄰或彈棊於南里  
上不恤夫天運之變遷下不聞乎世道之隆替緣有  
子而有孫庶優游以卒歲裘葛已適乎溫涼食飲肯  
虧乎甘旨雖儒素之酸寒要娛情於莫齒何羣年之  
已屆竟期頤之難企良也不才忝居門婿爰自童烏  
即承教示當磨礪之浸久稍知名乎士類暨方面之

需賢遂牽聯於班綴，而榮遇之幾何。歎風塵之交，起視我得與我失，每心存乎憂喜，念終始之恩情，實淪肌而浹髓，謂忘義於暫踈，乃承凶於永棄。想丹旆之翩翩，尚遲疑乎別袂；胡事生之既失，仍送死之莫遂。幸臨沒之緒言，猶託我以銘誄；儼鬼神之如在，敢斯須之遺墜。望蒼天而致辭，託迴風以揮淚。靈其有知，鑒此誠意，尚饗。

祭趙立道文

嗚呼！昔我蒙幼，我居下里。子以名門來婿，伯姊遂緣姻好。同蹕並時，既親且昵。人莫與比，子返于邑。我來自山，授館授粲。頤之眷然，彼渾以剛。此悖而頑，諄諄誨化，罔匪德言。荐及成人，憂我無配。不著不蔡，室以賢妹。繼茲而後，愈狎愈愛。我往子來，何有內外。蛩響之夕，鳥鳴之朝。林游野處，子歌我謠。或喜以笑，或悲

而眺凡我之逢亦子之遭曾不幾時兵戈四起爰寃  
爰度我行子止日月于邁倏踰一紀生濶死休後會  
有幾兩地相望各天一涯子不出鄉我尚為羈我有  
家室將子是依子之不泐嗟我之衰我昔西征子實  
命我思而弗得遂不我可惟不子從卒羅軾軻以至  
干今歿慶罔保興言及之隕涕傷神豈不欲徃道阻  
曷因庶幾後此天合朋鄰此志莫諧長負幽冥嗚呼  
居不恤患疾不視樂斂不憑棺瘞不繞槨莫補我愆  
何承子託天固使之亦心之忤嘻其已矣永隔死生  
我誠孰鑒我衷孰明祭以叙哀文以告情有淚如河  
與酒俱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姊趙安人文

維年月日弟戴良謹於逆旅遣姪溫遠致香幣之奠  
併墳記真贊各一通展告于

先姊安人柩前而侑以文曰嗚呼衰門薄祐降集艱  
危由始暨終可愕可悲我之初生母病痲痿朝夕  
斯呱呱涕洟姊實念我負任提攜既虞水火亦免癘  
疰越在髫鬣姊已有歸乃復挾我問友求師壯有室  
家晚築門基教男配女咸姊之依爰及暮齒遭逢百  
罹倉皇播遷保此庸癡千里故鄉相望歎歎每申訓  
語俾遠禍機暨官方面曾不幾時城郭如昔人民已  
非乃淪草莽曰海之涓頌地號天惟姊之思飢不知  
食寒不知衣孰謂斯日凶報遠馳嗚呼哀哉疾不視  
藥歛不憑屍葬不繞墳生死恩虧臨沒有命俾記容  
儀寧敢遺墮天實臨之乃陳蕢燹以揭孝帷併揖懿  
行篆之墓碑碩纒世議奔赴莫宜我志孰明我愆孰  
禪先王制禮情義並施喪服大功今必以期遙望松  
楸歸瘞有期長慟送哀終天永辨尚饗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四

遊游稟

辭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

題巽上人游息軒 次韻答張靜虛

觀雨憶竹梅翁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五

越游稟

七言律詩

秋日言懷

七夕有感

九日感傷

寄鶴年

寄天淵老禪

簪梅為秩天叙賦

憶淳用剛

寄郁文海

遲九思不至

寄駱以大

寄紀宗正

寄胡仲孚

寄宋廷臣

寄方盛齋

寄錢仲仁

寄方梧竹

寄胡宗器

寄羅孝直

寄孫伯敬兄弟

寄揭平仲

承君衡林翰遠送賦此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為賦四韻

寄胡舜洛

寄黃炳文

寄張天民

寄茅元禮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秦湖居隱

寄鄭若博

懷滑樓寧

懷宋庸菴

靜虛翁以所和貞士詩見寄賦此以謝

懷宋思賢

懷項冬章

王國臣以龍翠崖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

見贈賦此

宗道師曾許尋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

促之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庸菴舊題借韻嗣

賦

承景德輝王漢章遠訪別後却寄

葉孔昭為尊公刊海隄集喜而有賦

哭趙太初

哭張宜仲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懷陳中復

蔣彥章來訪別後懷之

示唐生林

游高節書院

訪楊季常

詠懷古迹

哭陳夷白二首

喜謝密庵至二首

伏聞楊宋二公及應平仲出游且言回舟

見願

聞耕隱庸菴諸公游山累日用深歎羨

九思鼓背弥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

賦此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六

越游稟

辨

夏正辨

解

萍居解

贊

蒼雲圖贊

生意垣贊

黃元輔像贊

竹梅翁像贊

趙携菴像贊

郁文海像贊

源道淵像贊

銘

惟微齋銘

仁齋銘

泉聲齋銘

清瀧硯銘

箴

存省齋箴

樗菴箴

說

李氏子字說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七

越游稟

傳

石孝子傳

張婦傳

汪節婦傳

竹梅翁傳

滄洲翁傳

索廷玉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八

越游稟

記

全有堂記

怡頽堂記

谷口莊記

安貞堂記

重建東皋福昌寺記

王氏思愛菴記

大慈寺新建上象記

歸菴記

檀特精菴記

四華世界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九

越游稟

序

皇元風雅序

餘姚海隄集序

密菴文集序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題跋



跋定武帖

跋康里公臨懷素帖

龍山古跡記後題

跋藪上人所書蓮經後

跋索文清公詩後 跋東坡手帖後

題倪氏子瓊花燈詩後

墓誌銘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

止堂項府君墓誌銘

唐母姜氏墓誌銘 汪孝貞墓表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九靈山房外集目錄卷之三十終

贊

九靈山人戴先生像贊

序

雲林先生詩序

公集附錄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

...

...

...

...

...

...

...

...

...

...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四

越游稟

辭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余客海上追和淵明歸去來詞蓋淵明以既歸為高  
余以未歸為達雖事有不一要其志未嘗不同也  
歸去來兮時不我偶將安歸念此生之如寄忽感悟  
而增悲老冉冉其將及體力歎乎莫追旁人見余以  
驚愕曰影是而形非望東南之歸路想兒女之牽衣  
顧迷途之已遠愧前賢之知微緬懷故山若蹲若奔  
鬱乎松楸擁我衡門田園故在圖書尚存散襟頽簷  
亦有一尊無囂聲之入耳無憂色之在顏比鷓鴣與  
鯉鯉固無適而不安胡出疆以載質脂余牽之間關  
奉先師之遺訓真國光之一觀豈袖福之無門乃一

出而一還因傷今以懷昔心欲絕而桓桓歸去來兮  
姑放浪以遐游既反觀而內足復於世以何求使有  
榮而有辱寧無樂以無憂匪斯世之可忘懼夫人之  
難疇我之所歷如水行舟始歌傾於灘瀨終倚泊乎  
林立視末路之狂瀾觀薄俗之橫流知此來之幸濟  
誠祖考之餘休已矣乎富貴真有命利達亦有時時  
命未至誰為留歲云莫矣今何之古人不可見來括  
亦難期逐猿鶴以長往俯隴畝而耘耔歌接輿之古  
調和淵明之新詩為一世之逸民委運待盡蓋無疑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大鈞播萬類飄忽如風塵為物在世中倏焉成我身  
弟兄與妻子於前定何親生同屋室處死與丘山鄰  
彼蒼無私力宵盡已復晨獨有路旁埃長閱往來人

又

憶昔客吳山門對萬松嶺松下日行游况值長春景  
竭來卧窮海時秋枕席冷還同泣露蛩唧唧吊宵永  
豈無栖泊處寄此形與影行矣臨逝川前途無由騁  
以之懷往年一念詎能靜

又

義取不肯遲榮悴詎可量舉頭望穹昊日月已宿房  
隕霜凋衆類慘慘未渠央李梅忽冬實又復值愆陽  
物化苟如此祗亂我中腸

又

遜默度危時無如莊與老膏火終受焚樗櫟庶自保  
我昔獻三策論辨吻常燥一聞倚伏言頗恨歸不早  
此理端足信明月耿中抱愁絕舊同袍學廣未聞道

又

我無猛烈心出處每猶豫或同燕雀棲或逐梟鸞翥  
向馬固非就今者孰為去去就本一途何用獨多慮  
但慮末代下事事古不如從今便束裝移入醉鄉住  
醉鄉固云樂猶是生滅處何當棄物化無喜亦無懼

又

東漢有兩士幼安與程喜爰得交友心知音乃餘事  
伯牙絕其絃豈亦會斯意如何百代下不與昔人值  
涉江採芳馨頽波正奔駛四顧無寄者三嗅復棄置

又

唐堯忽以遠遺風浸褊迫子陵識其機竟別洛陽陌  
自非大聖人誰能試堅白長嘯望前途宇宙乃尔窄  
徘徊東海上庶遇烟霞客此事已荒唐且向環中宅

又

朝耕谷口田暮採陌上桑歲晚望有收嗟我成糝糠

白頭去逐食所謀惟稻粱嗷嗷天海際何異鴈隨陽  
昨宵得奇夢可喜復可傷為言東海上却粒有其方  
早晚西王母酌以瑤池觴

又

天地有常運陰陽無定端夏虫時不永安觀歲月遷  
嗟我在世中倏忽已華顛何能得仙訣拾取朝霞冷  
蓬萊去此近欲往無由緣從今棄諸事盡付悟真篇

又

秦灰未遽冷於古何所稽前行有衢路往往變巖崖  
我來一問津感歎傷人懷是道在天地大可六合弥  
諸儒拾煨燼破裂日愈離遂令高世才放蕩莫控羈  
時無洛中叟此事諒終虧

又

文武久不作周德日以涼老聃隱柱史莊叟避濠梁



正聲淪鄭衛禮俗變遭鄉是來談治道夏虫以鳴霜  
悠悠朔黃唐古意一何長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皎皎雲間月濯濯風中柳一時固云好相看不堅久  
我昔途路中談笑得石友殷勤無與比常若接杯酒  
當其定交心生死肯余負一朝臨小利何者為薄厚  
平居且尚然緩急復何有  
撫劍從羈役歲月已一終借問所經行非夷亦非戎  
中遭世運否言依蓋世雄塵埃縱滿目肯污西來風  
舉世嘲我拙我自安長窮孤客難為辭寄意一言中

又

白日忽已晚流光薄西隅老人閉閑坐惓惓意不舒  
日月我戶牖天地吾室廬自非奪元化此中寧久居  
今夕復何夕涼月滿平蕪悠悠望去途歎息將焉如

我昔年少時又高視隘八荒惟思涉險道誰能或垂堂  
南轅與北軌所歷何杳茫一旦十年後盡化爭戰場  
豈無英雄士幾人歸北印撫此重長歎壯志失軒昂  
歛退就衡宇盛盛守一方往事且棄置身在亦奚傷

又

圭玷猶足磨既墮不可完素行有一失誠負頭上冠  
孔門諸弟子賢者是曾顏超然季孟中窮達了不關  
我嘗慕其人相從叩兩端形影忽不及咄咄指空彈  
取琴置膝上以之操孤鸞寸心固云苦中有千歲寒

又

天運相尋繹世道亦如茲王孫泣路傍寧似開元時  
所以古達人是心無磷緇弁髦視軒冕草澤去不疑  
西方有一士與世亦久乖介然守窮獨富貴非所思

豈不瘁且艱道勝心靡欺恨在  
人氏筆為君振耀之  
誰是知音者請試絃吾詩

勸君勿沉憂沉憂損天和尊中有美酒胡不飲且歌  
我觀此身世變幻一何多無相亦無壞信若空中花  
戚戚以終老君今其奈何

故國日已久朝暮但神游誰謂相去遠夙昔隘九州  
此計一云失坐見歲月流歲月未足惜恐遂忘首丘  
在昔七人者抱節去衰周不遇魯中叟履跡將安求

又

牆頭有葦菊繁繁誰復採蹉跎歲年晚香色日以改  
我欲一往問渺渺阻煙海遙知霜霰繁莖葉不余待  
亦既輕去國已矣今何悔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性不辭飲然喜與客同倡酬士友過後輒呼酒對

酌頽然竟醉醉則坐睡終日此興陶然壬子之秋下  
遷鳳湖酒既艱得客亦罕至湖上諸君子知余之寡  
歡也或命之飲或饋之酒行游之暇輒一舉觴飲雖  
至少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飲酒二十詩愛其語淡  
而思逸遂次其韻以示里中諸作者同為商確云耳

其一

今晨風日美吾行欲何之平生慕陶公得似斜川時  
此身已如寄無為待來茲况多載酒人任意復奚疑  
山顛與水裔一觴歡共持

其二

好鳥不鳴旦好水不出山入冥而止坎古亦有遺言  
所以彭澤翁折腰愧當年不有酣中趣高風竟誰傳

其三

淵明曠達士未及至人情有田惟種秫似為酒中名

過飲多患害曷足稱養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風浪驚  
沉醉固無益不醉亦何成

其四

一鳥乘風起逍遙天畔飛一鳥墮泥塗嗷嗷鳴聲悲  
升沉亦何常時去兩無依我昔道力淺磬折久忘歸  
迹來解其會百念坐自衰惟尋醉鄉樂一任壯心遠

其五

昔出非好榮今處非避喧中行有前訓恐遂墮一偏  
商於四老人遺之在西山朝歌紫芝去暮逐白雲還  
當其扶漢儲亦復吐一言

其六

紛紛世中事夢幻無乃是方夢境謂真既覺竟隨毀  
豈惟世事然我身亦復爾請看竺乾書此語諒非綺

其七

幽蘭在浚谷衆卉沒其英清風一吹拂卓然見高情  
萬物皆有時春至否自傾蟄雷聲久闕未必先春鳴  
有酒且歡酌何用歎此生

其八

三春布陽德萬物發華滋凌霄直微類近亦附喬枝  
低迷衆無覩高出乃見竒煌煌九霄中榮夸遽尔為  
我道似不爾一笑懸吾羈

其九

我卜山中居柴門林際開湖光并野色一一入吾懷  
勿言此居好殆與素心乖越鳥當北翔夜夜思南極  
蛟龍去窰宅常懷蟄其泥此土固云樂我事寡所諧  
惟於酣醉中歸路了不迷時時沃以酒吾駕亦忘回

其十

悠悠從羈役故里限東隅風波豈不惡游子念歸途

朝隨一帆逝暮逐一馬驅如何十舍近翻勝千里餘  
在世俱是客且此葺吾居

其十一

我如此塞駒因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于老  
苒苒陰陽移萬物迺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  
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携麴生縱浪遊八表

其十二

靡靡歲云晏此已非吾時深居執蕩志逝將與世辭  
破屋交悲風得虜正在茲握粟者誰子無煩決所疑  
道嗟士失己節義久吾欺於心苟不愧窮達一任之

其十三

世間有真樂除是醉中境可能得美酒一醉不復醒  
陶生久已沒此意竟誰領東坡與子由當是出囊穎  
和陶三四詩粲粲夜光炯

其十四

里中有一士愛客情亦至生平不解飲而獨容我醉  
我亦高其風往還日幾次爾汝且兩忘何知外物貴  
尚懼數見踈淡中自多味

其十五

老我愛窮居蒿蓬荒繞宅與世罕所同車馬絕來迹  
寓形天壤內幾人年洲百願獨守區區保此堅與白  
若復不醉飲此生端足惜

其十六

大男逾弱冠粗嘗傳一經小男年十三玉骨早已成  
亦有兩女子家事幻所更女解事舅姑男可了門庭  
恙如黃口雛未食已先鳴此日不在眼何以慰吾情

其十七

五十知昨非伯玉有遺風而我豈謂然野蓬生麻中



年來更世患頗悟窮與通所失豈魯寶所亡非楚弓

其十八

栖栖徒旅中羨酒不常得偶得弗為飲人將朝我感  
天運恒往還人道有通塞伊洛與瀍澗幾度吊亡國  
酒至且盡觴餘事付默默

其十九

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已  
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耻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  
懷此頗有年茲行始堪紀四海皆弟兄可止便須止  
酣歌盡百載古道端足恃

其二十

陶翁種五柳蕭散本天真劉生荷一鉢似亦返其淳  
步兵筴途窮詩思日以新子雲草太玄亦復賦劇秦  
四士全何在賢愚同一塵當時不痛飲為事亦徒勤

嗟我百代下頗與四士親遙涉其涯歛然一問津  
但懼翻醉墨汗此衣與巾君其怒狂謬我豈獨醒人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并序

余去歲六月遷居慈溪之華嶼迨今逾一年僻處寡  
儔頗懷鳳湖士俗之盛意欲居之後游其地得錢仲  
仁氏山齋數椽遂欣然徙家焉因和此二詩以呈仲

仁

昔我客華嶼古寺分半宅窮年無俗調看山閱朝夕  
如何舍之去遙遙從茲役朋游方餞送賦詩仍設席  
共言新居好今更勝疇昔高歌縱逸舟持用慰離析

又

我未踐斯境已賦考盤詩懷此多年歲二屢今得之  
陶翁徙南村言笑慰相思斗酒洽鄰曲亦有如翁時  
投身既得所何能復去茲鷓鴣一枝足古語不余欺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長蛇驚赴壑逸騎渴奔泉歲月亦如是吾生復何言  
容髮久已衰矧茲憂慮繁俯仰念今昔其能免厭愆  
馬老猶伏櫪鳥倦尚歸山一來東海上十載不知還  
竟如庭下柏受此蔓草纏莖葉日已固何有挺出年  
人生無定在形迹憑化遷請棄悠悠談有酒且陶然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吾居海上旅懷鬱鬱方錢諸地主時饋名酒慰此窳  
窳悶至輒引滿獨酌坐睡竟日乃和此詩以寄  
平生不解醉未飲輒頽然近賴好事人置我嵇阮間  
一酌憂盡忘數斟思已僊似同曹點輩舞此風雲天  
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先如何末代下莫挽淳風還  
淫雨動連月此日復何年履運有深懷酒至已忘言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余居海上之明年適遭歲儉生計日落飢乏動念况  
味蕭然乃和此七詩以寄鶴年且邀同賦諸志諸公

其一

烏鵲失其羣栖栖無所依豈不遇良夜誰共星月輝  
兩翻已云倦何力求奮飛遙見青松樹決起一來歸  
孤危正自念復慮歲晚飢苟遂一枝託安知溝壑悲

其二

大道邈難及我已後羲軒代耕泚所願十年躬灌園  
長興當抱甕破突寒無烟寥寥千古心豈暇相磨研  
鳳兮有遺歌三歎諷微言餘生倘可企託知此前賢

其三

永夜寒不寐起坐彈鳴琴清我白雪操世已無知音  
座上何所有五窮迭相尋呼酒欲與酌塵壘屢窳斟  
簞瓢世所棄鼎食衆爭歛固窮有高節誰見昔賢心

其四

長吟望穹昊煜煜明降婁時秋屬收斂此顏竟莫酬  
自余逢家之歲月幾環周姬公忽以遠白屋終懷憂  
我豈忘世者嗟哉誰與儔伯夷本不隘此說君當求

其五

陶翁固貪士異惠猶不干公田足種秫亦且居一官  
我無半畝宅三旬終九餐况多身外憂有甚飢與寒  
委懷窮櫬下何以開此顏清風颯然至高歌吾掩關

其六

就居當陋巷舉目但蒿蓬豈忘翦刈心家寒罕人工  
且茲敷苦節竊附楚兩龔其人不在世茲懷誰與同  
有榮方覺辱無屈豈求通適值偶耕者欣然將往從

其七

疇昔解塵鞅撫劍游東州飢劬十年久遂與樵牧儔

世人見不識翳然成俗流子庶感妻仁靖節為子憂  
因念南歸日此責復難酬吾事可柰何終以愧前修

題吳上人游息軒

名山鬱岩堯飛軒起弘敞覺花隨檻明忍草綠塔長  
日落萬壑冷風振百泉響掃庭驅虎出倚欄延月上  
雲影共棲息山光同偃仰晚磬度筠清夕窓含澗爽  
偶造幽人境獲陪芳景賞談玄悟道言觀妙滅塵想  
良游雖暫適多累詎長往所以俗中人昏昏在天壤

次韻答張靜虛

天運無停晷星紀奄巳中悠悠悲逝景靡靡慚化工  
貞操失蒼葭弱植謾葱籠益壽乏丹木養生疑絳宮  
仙游時既晚客行歲屢終驚塵歎斐斐駭浪聽沈沈  
魯連寧蹈海殷浩第書空庶思挹微尚豈謂表孤忠  
於焉遇鄉耆久亦隱墻東形類啄苔鶴心同避弋鴻

觀器驗覆異察人識盈冲常時被芳訊及茲聆緒風  
聯相彰愛昵列飲慰羈窮蘭卮遵近約綺席示前豐  
薦願荷吟伯陪次辱文雄談諧重珠玉榮頽薄蒼通  
揆情情已愜即道道已隆孤葩耀霜迳獨鷲奮秋嵩  
昔聚動春作今離觀歲功繁翰承存故希聲忸聰  
誠言非外獎德意自中充鳴嚶固睦耳躡步當省躬  
寘和難為繼泚貶豈所蒙屬羨謝巴曲撫志愧南翁

觀雨憶竹梅翁

陽景蔽秋節愁霖久未收阮騰舜江水亦涌秦湖流  
朝旦振衣起言登川上樓兩目固云曠撫事多離憂  
為懷我儔侶年大雪盈頭近緣促官課滯彼海東州  
滷液入庭潤盞烟當座浮行潦作蹊逕沉泥壅道周  
跬步不能出元若坐虛舟得似客游日長途騁驛騶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四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五

越遊橐

七言律詩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秋日書懷

獨對欄干首着盤  
入秋兩鬢轉班班  
長途自覺衰難任  
故國誰令老未還  
猶喜病妻安久困  
只憐弱子歷多艱  
有書若報征徭事  
又遣新愁損舊顏

七夕有感

聞道長安全盛時  
年年此日是佳期  
九華燈下來王母  
百子池邊宴戚姬  
青鳥只今無信至  
綵樓何處賞心虧  
不須更向天河望  
涼月悽人雙淚垂

九日感傷

先人下世忌

常年九日倍悲秋  
况在長途獨倚樓  
手種白楊何處是  
頭簪黃菊此生休  
悠悠歲月祇添老  
靡靡湖山已



倦遊只有思親雙淚眼寒江忍付水東流

寄鶴年

衡門之下可棲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漢已編高士傳西方仍誦美人詩衰年避地方蓬轉故國傷心忽黍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鴻聲徹暮雲悲

寄天潤老禪時住二靈

路入錢湖是二靈玻璃影裏樹冥冥木杯幾渡源頭水貝葉長翻笈內經禪室夜開容虎卧法筵朝講使龍聽何時去結東林社待看曇花瑞世青

梅簷為天叙師賦

上人昔住大梅山坐看簷梅眼欲穿白足亂迷行道日寶花輕墮講經天肯將素服欺塵夢只許清香入梵筵看到常師成熟後始知此道有真傳

有懷泮用剛賦此以寄

何處名山檀地靈雨微峯下樹青青九天石落疑星  
化一夜龍歸袂霧腥禪窟已鑄新賜翰法函惟啓舊  
藏經道人猶恨居山淺杖錫時時入杳冥

寄郁文海長老

每追杖錫向東皋渾似天台訪石橋結社自慚非粟  
里能詩誰說避叅寥金華洞古行歸隱檀特岩深久  
見招只恐燕鴻相背後高情無復念塵勞

遲九思不至

老我飄零此海濱故人別去竟愆期道途正遠誰相  
慰歲序幾何成久離白月隨梁頻夢想清風吸茗重  
懷思長知多病尋常事莫為當爐出每遲

寄駱以大

先生節操古人同每歎清時老不逢東海眼穿華表  
鶴西風淚盡鼎湖龍家貧已覺交游少地僻應忘禮

數慵獨有風塵老羈客時時杖屨許相從

寄紀宗正

一別故人雲水遙相思徒使寸心勞長卿病肺偏能賦楚客憂時謾作騷龍卧山深風氣聚虎蹲岩近海氛消但令兩地宜耕釣白首何嫌不見招

寄胡仲孚

客裏游從近十年一時朋舊羨君賢學通上古長乘術道悟南華散櫟篇交久直看書似筍愛深時借筆如椽白頭歸倚西風立一度相思一惘然

寄宋廷臣

憶昔遨遊多士間江城幾度共盤桓眼穿東海蓬萊殿人老西風首着盤郢國善歌稱宋玉唐朝能賦愧方干如今寂寞空山裏脉脉無言心自酸

寄方盛齋

蕭洒高人若箇邊竹籬長繫泛湖船畫圖樓閣蒼波  
外錦繡園林白髮前每向桃源尋舊隱渾如蓬島見  
真仙只今遠道成惆悵何日重來說往年

寄錢仲仁

龍山西畔鳳湖東渺渺三樓沆瀣中人似謫仙唐李  
白世推高士漢梁鴻為憐棹浪迷歸路曾結茅廬近  
蓬蓬自是勝緣難強致敢臨弱水怨回風

寄方梧竹

鮫門北去更誰賢兩鬢蕭蕭入暮年手種碧梧堪引  
鳳庭移翠竹已參天孟嘗襟抱知誰識杜老詩章只  
謾傳多愧舊情無以報海鄉何許思緜緜

寄胡宗器

溪上先生誠足悲胸中落落有誰知講經合據皋比  
座逐食翻疑里社師年少賈生空抱志數奇李廣實

關時漂流固重喪年憶當路吹噓豈有之

承君衡牀榦遠送賦此以別

長風吹度海東邊慣聽潮聲已十年往事免成塵撲  
面新愁惟有雪盈顛半生望眼迷道鶴一夜歸心到  
蜀鷓速賦驪駒慚二妙繼歌安得酒如川

寄羅彥直

畫舫高齋起澗阿米家書畫貯來多清風時至自舒  
卷俗客不來誰嘯歌千里故人嗟我老一時交友奈  
君何祇應別後增惆悵頻寫新詩待鴈過

寄孫伯敬兄弟

誰似君家好弟兄生平交愛早知名事同王勃三珠  
樹義比田真一絃荆杖履幾回尋隱德墳荒每荷慰  
羈情新堂近製怡顏彌愧乏長才為勒銘

寄揭平仲

祖父箕裘絕代無王堂金馬漢諸儒滇池自昔多龍  
種丹穴于今見鳳雛學術要須供世用文章豈但飾  
皇圖從來大器成當晚莫歎楊雄卧一區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為賦四韻

廿年不到文安墓  
早夜能忘返故居  
獨柰慈親愁遠道  
更堪旅櫬冷荒墟  
治行况復無餘橐  
恤患誰能鬻駕車  
吾道艱虞今若此  
白頭相視淚潛如

寄胡舜咨

曾着宮袍賦上林  
一朝歸卧白雲深  
昂昂老鶴鳴皋態  
耿耿驚鴻避弋心  
病起尚餘頰送藥  
客過時共賜來金鄉  
邦珎重斯文寄莫為  
愁多鬢雪侵

寄黃炳文

四明朱學有誰傳  
爾祖淵源已百年  
世澤豈徒遺簡在家  
風親覩遠孫賢  
山中風雨龍歸後  
海上蓬萊鳥

去前可是地靈鍾秀美兩難又復起踟躕

寄張天民

於越山中張左瞽平生出處絕堪悲為慚柳下甘三  
黜竟逐梁鴻賦五噫紫陌銀榮心似鐵黃金久盡髮  
成絲更憐一種清竒病懶隨鸞膠不可醫

寄茅元禮

此老胸藏萬卷書論才只合上公車長途何事妨騏  
驥美草頻年飽駝驢斗室深居來客少一床兀坐老  
僧如迹來却為栖栖者尊酒風流樂有餘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東郭先生最老成天才久已負時名能詩不減唐工  
部解飲渾如晉步兵塞上征鴻高避弋海東歸鶴暗  
聞聲比鄰喜有知心客一夜彈碁直到明

寄鄭彥博

禮帙初携入奉常濯纓又復向滄浪匡時未必漸長  
策撫事無如歸故鄉兩釣海頭機已息雲耕谷口髮  
俱蒼客來若也詢餘計題得新詩滿草堂

秦湖隱居

西淅風光不及前携家避地到秦川雲山每憶嚴公  
釣月夜時迴賀老船門巷邊衢塵似海樓臺近水影  
浮天旁人莫問心中事洗濯除非是酒泉

懷宋庸菴

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風塵瀕洞遺黎  
老草木凋傷故國秋祖述念時空擊楫仲宣多難但  
登樓何當去逐騎麟客被髮同為汗漫遊

伏承靜虛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為賦  
四韻

先生閱世近期願鶴骨稜稜鶴髮垂法律舊窺唐制



作衣冠今觀漢威儀桓榮賜杖空前志掌故傳經已  
後時獨有陶潛千載恨品題都屬寄來詩

懷滑攫寧

海日蒼涼兩鬢絲異鄉飄泊已多時欲為散木居官  
道故托長桑說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  
偏知道途同是傷心者只合相從賦黍離

懷宋思賢

世間風雅久陵遲此事惟君蚤得之遺響直憑東漢  
續流波奚用晚唐為後先作者皆殊列得失中心只  
獨知白首低垂方抱愧敢要佳句賦騷離

懷項彥昌

渭樹江雲每憶君別來惟見白頭新百年誰是知心  
者千里同為歎世人內景琴心箕谷夜外丹火候杏  
園晨極知養道多餘暇何得長生及老身

王國臣以齷翠岩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

見贈賦此

為念閑情愛此圖錦囊卷送結交初槎枒玉樹君應  
似宛轉珎禽我不如人物既為時膾炙才名真作世  
璫璵客途獨愧情難報感謝當傳百代餘

宗道師曾許尋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  
促之

平生不識鄭山輝寫草成圖偶見之恍惚載群翻水  
日依稀鴻爪印沙時康成已矣空書帶靈運悽其但  
夢池寸楮尺綃能寄否敢憑去鴈致深期

近造巖宗道蒼雲軒見宋庸菴壁間舊題  
因借韻嗣賦

先生去隱富春山贏得聲名滿世間往事只今成變  
滅荒祠終古倚孱顏九霄共覩冥鴻遠千載誰聞海

鶴還自是賢孫知述德故題軒宇領餘閑

承德輝漢章二高士遠願賦此以寄

客裏神交近十春江雲梁月幾懷人何言此日襟期  
合轉憶當年製作新朋好忝居三益友別情能忘兩  
吟身及秋倘失乘槎路定向滄江一問津

葉孔昭為尊公刊海堤集喜而有賦

翁昔為州建土功石堤萬丈海爭雄歌謠德美南陽  
似紀載文成吏部同要見流傳千載遠肯教零落百  
年中誰家有子賢如是手把新編喜未窮

哭趙太初

蒲團兀坐幾經春獨把南華味道真已薄丹砂勾漏  
令定憐白髮杜陵人山中舊別期猶在世上游後跡  
竟陳楚些吟成無處寄暮雲回首泣沾巾

哭張宜仲

一別逡巡十五年，可堪回首隔重泉。  
高齋謾起延徐榻，遠道誰來訪戴船。  
述德無聞嗟我老，承家有道賴孤賢。  
自從函計傳天末，獨立楓林幾泫然。

承李仲彬速頌賦此贈別

前朝白髮舊臺郎，十載携家住海鄉。  
每為不才迂劔佩，致令多處識冠裳。  
冥鴻已遂天衢闊，退鷁方愁江路長。  
地迥秋高形影獨，祇應別後轉淒涼。

懷陳中復

天漢迢迢幾問津，乘槎路斷海東濱。  
諮詢不見皇華使，壅亂甘為皓首人。  
閩相丹青方致譽，杜陵詩句謾傳神。  
芙蓉峯下芝堪食，已約他年共結鄰。

蔣彥章來訪別後懷之

會稽山下正黃昏，布襪芒鞋何處村。  
無復霜臺觀獬豸，每從雨甸牧雞豚。  
功名久已成漸盡，節操由來與

世存久說首陽薇可采為歌遺事却消蒐

示唐生林

別來想不廢書檠簾幙秋風入夜清箋註肯同細帙  
蠹飛騰能負練囊螢終軍英妙方年少庾信推顏謾  
老成拭目早令觀豹變雙親頭白久含情

題高節書院

萬丈層崖置屋牢子陵塚墓壓靈鼇繞庭雲氣昏山  
兩淵壑風聲是海濤隱德昔煩天使下祠光今並客  
星高回頭却憶當年事幾度春陵鬼夜號

訪楊季常於陳山回途有述

為憶幽人八十餘片帆來訪水南居已知揚子門多  
酒誰信馮驩食有魚一代定歸名士傳百篇真授伏  
生書前朝人物今無幾獵罷猶堪載後車

詠懷古迹

客來慎勿說姑蘇  
弔古今人百感俱已  
訐當年嘗越膽更堪  
此日聽吳迤荒臺鹿  
下江聲咽古木烏啼  
月影孤欲問闔閭埋  
葬地五湖東畔已荒  
蕪

哭陳夷白二首

白髮江湖一病身  
平生精力瘁斯文  
師門偉器今餘幾  
藩國奇才獨數君  
共愛諱華追董賈  
肯將出處累機雲  
生芻不到黃瓊墓  
目極五湖西日曛

又

老我歸來託遠林  
仙槎猶泛五湖深  
身名已喜全離亂  
生死俄聞變古今  
懸榻空餘徐穉恨  
絕絃真亂伯牙心  
無端又向溪橋立  
望斷秋鴻淚滿襟

喜謝密菴至二首

自昔王門久曳裾  
河間禮樂屬真儒  
宮袍已織雲為錦  
旅食真成饌有魚  
轉首俄驚蒼狗變  
傷心忍對劫

灰餘白頭野客欣重見為問風流似舊無

又

世外逍遙已十春更無魂夢到黃塵也知一別成陳迹忽漫相逢恐後身英邁尚餘標格在驅馳祇益鬢毛新古來名士多藏器高卧東山代有人

伏聞楊宋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舟見頗喜而有述

前輩凋殘半九原一時文采尚誰賢楚推宋玉偏能賦蜀有楊雄正草玄鳧鳴忽飛雙羽翰鷄舟真載兩神仙同游况得尋源客定覓秦人到石川

聞耕隱庸菴諸公游山累日用深歎羨

拋却江湖舊釣竿客窓聊復理遺編心疲朱墨頭如雪志困生徒日似年川泳謾誇秦故迹山遊能似晉諸賢西風久動歸歎歎此日因君重惘然

九思發背彌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

有賦

甫及衰年已二毛入秋一病轉蕭騷自緣宗澤憂時  
切莫是文園作賦勞餌液若為和懶隨錦囊誰解致  
鸞膝曉來忽覩平安字老筆縱橫氣尚豪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為袁桂芳賦

履運已成昔名湖尚說秦避時端有意把釣可無人  
若士居媿水遺風似舜民地雖占越上境實暮河濱  
已忝歸漁業何言託隱淪月浮孤艇夜雨着短蓑春  
泊渚多依藻窺汀或傍筠羽沉疑中餌絲動訝拖鱗  
竭澤知難脫殃池數已屯競多聲失厲得雋語忘嗔  
懶怨誅求盡龍嫌蕩漾頻腥風連巷陌穢浪接沙塵  
水際呼兒急墻頭換酒新謳歌便野習嗜好任天真



行媿清狂客名傳放逐臣家臨烟浦近門對雪漚馴  
釣渭心徒苦興周跡已陳子陵辭漢日賀老別唐辰  
事業今如是栖遲固足珍青雲人既遠白首我還親  
衰謝無知已飄零偶問津但期連郡邑豈料結比鄰  
東主方懸榻西風且釣緡扁舟如可具同老此湖漣